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五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南蠻

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黃帝駁極乘白鹿以獻鬯周成王越裳貢白雉而重譯其通道中國厥惟舊哉自是而降箕踞如趙佗而陸賈能使其蹶然起悖慢如黎桓而李若拙能令其避席漢宋二使翹然南服之斗山也於惟昭代番衣裳而向離舞干羽以格苗文教所暨赤

海澄波內則

天子開明堂以受其朝外則行人秉玉節以宣其命天威咫尺口山呼而首角崩者惟恐或後也用揭炎徼以示四牡指南其正南則曰安南曰占城曰眞臘曰滿刺加曰暹羅曰爪哇西南則曰渤泥曰鎖里古里曰蘇門答刺曰錫蘭山曰三佛齊而雲南百夷佛郎機附焉撈厥星輪風土不習瘴雨嵐煙蛇蠱獸毒所當爲國珍攝者固自有在也若夫槖中之賜裝直千金史遷誇之

以為使者之榮則豈我所敢聞哉志南蠻

安南

安南古交趾也宋元以來俱國今為都統司秦時為象郡後屬南越王趙佗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又置交趾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交趾九真守教民耕種制為冠履漸立學校始知婚娶女子真側及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

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壅之抵思明府南

又日南郡亦植二銅柱各有伏波廟祠援

又王守仁宿伏波祠下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庭新氣象两階干羽五雲端 則其祠不止日南也

建安中交趾郡改為交州吳分其地置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時有龍見故以名縣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

唐亡土豪曲承美據其地劉隱自廣州取之尋為愛州將楊延藝所據傳子紹洪其將吳昌岌復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其族吳處玶等爭立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聞南漢平上表內附開寶八年詔封丁部領交趾郡王璉為節度使安南土地自此視為蕃夷矣後部領與璉俱死璉弟璿立尚幼大校黎桓篡之黎氏有交趾自此始丁氏傳世共十一年宋遣兵討桓桓詐降宋兵不利召還桓上表謝罪

入貢以桓為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尋亦封交阯郡王桓死其子為大校李公蘊所篡黎氏傳世共二十年宋授節度使封南平郡王公蘊死其孫日尊僭國號于境傳子乾德入寇嶺南連陷欽廉二州宋遣郭逵問罪敗其兵於富良江殺其子洪真乾德懼奉表請罪門納款乞脩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即賜以廣源州

乾德初約還欽廉邕三州官吏人千人父之纔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授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欲示海道之遠也然廣源舊隷邕管本非交趾所有吾民遭其荼毒反益地與之

至孫天祚淳熙元年進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矣再傳而至昊旵死無嗣其女昭盛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年既而以國授其夫陳日煚宋復封為安南國王蒙古遣兵破其國日煚表宋乞世

襲宋以日煚為太王命其子威晃紹封威晃一名光昺始立詭名以欺中國矣光昺上表奉貢蒙古王忽必烈亦授其封宋亡光昺次年死子日烜立是時蒙古建國號為元全得天下而遣使召之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止遣叔遺愛代覲世祖怒封遺愛為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弗納遺愛懼夜逃去日烜僭稱大越皇帝襲其父名威晃父子同名猶林邑陽邁也傳位於其子日燇自稱太上王按李陳相承皆僭大號光昺改元紹隆日燇改紹寶日烜死子日燇遣使以貢賴為藩

臣其後三世入貢止稱世子不稱王亦不請封傳
至日熞
本朝洪武元年遣尚賓館副使劉迪簡賫詔往諭没
於南寧
上聞之尋復遣漢陽知府易濟往諭詔曰昔帝王之
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
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
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邇信好不通朕肇
業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

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年日煃遣少中大夫周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阮法箬四人來貢方物賀即位且請封爵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之賜駝紐塗金銀印以寧諒未至境而日煃已於五月先卒從子日熞當嗣國人白請誥印賜先王者授之以寧不從曰此古禮非凶事也今爾國有喪況來文

伊先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印非禮也爾國當遣使往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之日燇乃復遣陪臣杜舜欽請封

上自製文遣翰林編脩王廉充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命取前使張以寧牛諒所護印及賜物畀之廉既行詔復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祭之

按誌載馬援既平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歎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

足爲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求羸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夫援之勞苦王事如此後且不免薏苡明珠之謗大丈夫立功外域豈易易哉

我

聖祖念及追祭不惟表其勳于一方亦可白其心于千載其崇前勸後之意亦獨至哉侍郎劉梅國有過伏波廟詩曰勳業垂南粵長懷馬伏波風

雲疑戰陣魚鳥畏兵戈廟倚髙灘險詩題古壁多重來三十載還聽釣翁歌此詩意蓋謂裹韋之壯不若持竿之悠也然人各有志亦不可一律論云

二使至其國日燮率陪臣郊迎綵輿入設日燮靈位簾面宣御文日燮率陪臣再拜俯伏以聽翼日唐臣等捧詔印賜之日燮率陪臣北面跪受頓首稽首成禮而退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至是始行拜禮王上表謝

上覽大喜賜以寧詩幷序曰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居則規諫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四夷漢之陸賈奉詔於南越馬援持書於賓甌是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快於心自即位之初特遣翰林官知制誥學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煙甚重古人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游之處恐瘴煙爭其體故耳今我臣

以寧抱忠貞之氣奮古能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度使安南復命而後降印又速能化夷行中國之禮可謂智哉綴詩以勉之句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不深專述其事耳詩曰

聞說西南瘴似煙林叢草木有蛇虺承差不避銜君命自是前賢忠義傳（送以寧初使）

嶺南南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多議說瘴雲埋樹若堆煙人民跣足為鄉禮斷髮衣袍似野禪話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

來前得以寧 實封

我臣奉命之冊徼驛路迢遞渡幾河野猜聽猿

啼夜月朝看狸走疾巖阿風塵未紀何由日敢

性觀山景態多晴朗好瞻紅日勝旦陰驅遂片

雲過

離馬乘舟涉大洋風號帆掛幾尋檣巨鰲闖部

衝前浪淵底雄鮫翊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雖

開珠擁海雲光我臣勁節遐方靜好把冊奏來

上蒼念以寧 涉江海

鄉初奉命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魂千尋樹杪猿飛走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烏啼人不到月沉象吼夜還溫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樂敦

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烏啼深樹聲接耳獸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樵不到至今人往獸無驚蜂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海平 念以寧入重山

鄉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又知

人道是話非雖牡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
恐臨時不自然彼處受封王即位但将詩慶便
回旋顛詔
海濱邦國實多珠勿為區區化作迂此去爾家
豐俸祿好将方寸向前圖功名千載誠難得一
失應須目下汙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
非誣戒賍
華林江狹水湍流為問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
民性獷山生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

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鄉當歸告甚

崇優保身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氣將來必备全初附能尊

中國禮訃音来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

里神交是宿緣更艳聖書深道與直教素服衣

三年諭令世子守服

以寧留安南俟命逾年同唐臣熊諒俱歸道卒詔

有司還其柩所過郡邑祭之

按詩之四牡皇華皆為使臣而作者也四牡曰

我心傷悲曰不遑啓處者述其行役之苦慰之以情也皇華曰每懷靡及曰周爰諮詢者勉其恪職之常規之以正也慰之以情則作愛規之以正則作敬古之使臣所以必不辱命者良有感耳我

聖祖賜以寧詩如涉江諸篇非四牡慰勞之仁乎如慎言諸篇非皇華規勑之義乎且序復謙謂朕本非儒文之不深而

皇言涵聲出為律謂乎如父子相恤侃乎如師友

相勵使臣有不勃興其愛敬之心而完璧以歸者必非人也且以寧為元名進士以文學擅於時人呼為小張學士清潔自守所居蕭然其奉使也樸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則其不辱可知此又非我使臣矜式也哉

日熞嗣立恪脩職貢

上遣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之

伯宗名祐金谿人以字行十歲通舉子業先達

見其文嘆曰此兒王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觧元辛亥及廷對中狀元有使交集

日煃後為其伯父叔明所簒叔明遣使入貢禮部主事曾魯覽副表曰前王為陳日煃今乃名叔明何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以實對蓋叔明奪位懼罪乃托修貢以覘我耳事聞詔却貢不受

上問丞相曰魯曾今禮部何官對曰主事即日召拜侍郎

曾字得之江西新淦人博通五經早有時譽今

至騶顯後甘露降鍾山近臣撰賦以進

上命取諸賦令侍臣讀之至魯賦獨曰此魯作耶豈新進可驟至哉尋乞骨歸卒于南昌

叔明上表謝罪請封不與詔以前王印視事尋表稱年老以弟日煓代許之日煓立請其國貢期詔三年一貢王立則世見　十一年叔明告日煓卒弟日煒代時安南久與占城搆兵詔叔明與占城平叔明屢遣使貢方物詔戒諭之　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幽日煒於城外尋弒之立叔明子日焜

大柄皆出季犛二十九年叔明死告哀
上以叔明懷奸挾詐簒弑取國若遣使吊慰是奬亂佑賊非中國撫外夷之道也命禮部移文使彼知之三十年安南侵擄思明府地百餘里思明守訴於朝遣行人陳誠吕讓往諭日焜還其地日焜言此地安南故土今復守之非有所侵議論往返不決讓以[illegible]者言不遜意復自為書與日焜曰邇者思明[illegible]土官黄廣成奏言安南侵擄壤地朝廷稽典冊考圖誌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等到王國

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益固未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記疆場利害爲執事陳之按誌安南古交州地東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爲五嶺管之以都統護宋時李乾德寇邉郭逵將兵討之擒僞太子洪直乾德懼而割廣源門思浪蘇茂桄榔之地以降則當此時此地尚爲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元世祖時爾祖光柄入

欵稱臣及日烜嗣立失臣子之節於世祖時興問
罪之師日烜蒙荊棘伏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
日燇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嘗
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云向者天使辱臨小
國迎送於祿州小國懼有侵伐之罪往往辭之丘
溫而巳觀此則丘溫以北之地其屬思明巳明矣
今安南乃越淵脫踰如敖嶺慶遠而盡有之抑秉元
末之亂僥倖而得之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
皆曰此地舊屬安南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

事所言則誌書紀日焜之言無乃但為浮說耶抑
王懼有侵利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
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過而
不改是謂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
是也吝過致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
明效大驗所共聞者王能避禍迎祥歸其侵地豈
惟祖宗之安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圖爭而
不讓是為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日焜抗辨猶

昔

讓字克遜山東平度州人洪武間舉進士為行人後遷監察御史終陝西僉事

後日焜饋黃金及檀香沉香等物讓卻之日焜曰贐者禮也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辭讓曰尉佗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冒利者也王顧以尉佗自處而以陸賈處人何其陋哉日焜愧服誠讓以其事歸奏時廷臣請出兵討

之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愚終必取禍姑待

之而已　革除建文元年季犛弒日焜立其子顒

未幾復弒顒立其幼子㚵尋又弒㚵大殺陳氏宗

室奪其國季犛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

胡一元子蒼曰胡奎季犛僭號於境稱太上皇奎

稱大虞皇帝改元元聖　永樂元年蒼奉表賀即位且

奏稱已陳氏之甥為衆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

遣行人楊渤往廉之蒼遣使隨渤入朝進其國臣

氏奏章謂蒼實陳氏甥遂得封爲安南國王蒼僭號加改改元紹成 二年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至京師奏季犛父子弒主篡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會老撾宣慰司亦送陳日烜孫天平赴闕

上憐而納之賜以居第月給廩餼適安南賀正旦使至

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遂遣勅責蒼蒼上表謝罪
上命行人王樞諭蒼令其迎還天平奉以為君賞別
封爾大郡上公爵蒼奏如命
金幼孜文集有贈王行人使安南詩曰承恩曉
出九重天王事驅馳念獨賢奉詔尉佗煩陸賈
尋源西域得張騫車書自昔通南紀聲教於今
遍八埏
聖主綏懷恩似海殷勤德意在敷宣
四年命行人聶聰送天平歸國

上勑廣西總兵韓觀選兵五千委其副都督僉事黃
中將之以防變時大理寺卿薛嵓謫廣西中舉以
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
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
皆拜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来皆無所見而迎
者壺漿相屬於路中以為實然遂徑進度隘留雞
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
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胡天平遠近相應鼓
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

斬絶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喦皆死中等不得已引
兵還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
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
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
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
上遂決意興師明日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
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

將兵討之爾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
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
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
惟
上所命
上壯之乃大發兵征討安南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
將軍印充總兵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豊城侯李彬為左叅
將寧陽伯陳旭為右叅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叅贊

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

時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不宜復任

上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時王珪魏徵尉遲敬德亦仇敵也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勿復有言後黃福果能樹遺愛于交趾則亦有

以感之也

上率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愒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于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于無窮其往勉之

按觀誓衆之詞俱平定安集之畧與古帝王神武不殺直有光哉

上遣使祭告岳鎮海瀆之神俾黄中立功贖罪時賊得志敗元闕大師至龍州又遣行人朱勸往諭季犛父子許其以金鑄身納款贖罪不從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傳檄數賊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遂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凡邉

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
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
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俱下捍木
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峙列象陣於城柵
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
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年
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
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 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柩還
上親為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能
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
馳鬭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為
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為流涕云朱能既卒
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
南勅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
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
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業爾等宜取法前人殄

除逆賊仍調兩廣江浙荊閩兵八萬從征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於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

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道都督黄中等銜枚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楊等皆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於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又為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

者不可勝計於是循富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
城遁乃駐軍城東南招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
使復業右叅將李彬陳旭擊西都城賊棄倉庫焚
宮室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
來降擢憑祥知縣李昇於慶清仍故父職以伺察
賊情　五年輔合兵自北江濟軍襲籌江柵破之
又攻萬刧江普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餘級
獲賊將殺之餘黨潰散盡得其船仍使降人陳封
招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安業於是郡邑聞風相

繼降附得揲報季犛及其子澄等聚舟於黃江遂
水陸並進至木丸江賊舟膠淺遂大敗殺賊將阮
仁子等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輔
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亘十餘里
横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
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
舟師横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
乘風長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筭黎季
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覽大理

鄉阮飛鄉等皆詣軍門降輔求陳氏子孫未得會有南策州人莫邃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千百二十人詣軍門言陳氏子孫被黎賊殺盡無可繼承安南本中國故地願復郡縣設官分理以沐
聖化即日遣人馳奏謂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后宜有所統陳氏已絶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總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
群臣亦以為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后處置五月征安南官軍

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乆晴水涸賊舟遁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賛王師㓕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安南士人武如鄉等復於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芮幷賊將偽桂國東山鄉侯胡

杜等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安南平捷奏群臣稱賀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群臣復請開設三司郡縣詔天下以安南平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境內高年碩德有司即加禮待窮民無依者立養濟院以存恤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士敘用仍降勅褒諭輔等休息士馬俟天氣清肅即班師復勅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

嗣郡縣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令皆如所
請立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
黄中為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副之布政司按
察司以尚書黄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
布政司左參政劉本右參政劉昱為左右參政前
江西按察司副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左右
參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為按
察副使前太原知府劉有年為按察僉事别選辦

事官發去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銓註今遣印信付爾給授之改大理寺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兵部尚書劉儁量才給與勘合授職開設十五府交州府領州五縣二十三北江府領州三縣七諒江府領州三縣十五三江府領州三縣七建平府領州一縣九新安府領州三縣三十一建昌府領州一縣九化府領縣四清化府領

州三縣十九鎮蠻府領縣四諒三府領州七縣十六新平府領州二縣九義安府領州二縣十二順化府領州二縣十太原府領縣十一以演州宣化州嘉興州歸化州廣威州直隷布政司後又設升華府領州四縣十一其餘衛所大率與府州縣兼設鋪等遣都督柳升齎露布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季犛及子蒼偽将胡杜等悉付獄誅之而赦其子孫惟蒼弟澄進神鎗法詔官之

張輔平南露布曰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除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蘗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奆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虺虺之遺毒戕賊國王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

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孥戮之憂橫歛剝民家被掊

冦之害衝突動地無辜籲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撍逞
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凶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
宥罪浮徼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
總率師旅鷹鸇鵰鶚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
羆挾風威而踰嶺表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
遂抜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遂
竄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蝗之
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燔火之然撲滅於

嚕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鄉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押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楙休警報倏來賊往入於黃江船悉來於悶海遣偽将謝仁鑑等文於今年三月二十日犯鹹子關

臣輔遂用弩以躍馬督陣以麾兵調驃騎將軍
吕旺等領精兵而至前急擊谷岸之勁賊都督
僉事柳升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勇遊水之逆徒
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
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
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
我敢遏銃砲雷駭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
潰散乘勝追襲由魯江至於黃江賊黨奔逃獲
海艦及其戰艦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

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四月二十九日
舟師至典吏門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
軍欲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
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
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
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
聖德之格天孤疑猶豫彼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厲風
飛我不可一日而縱賊五月十一日生擒賊首
黎季犛等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

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追脇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
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
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
終叛服而不常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
弟皆縶縛於轅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自
謂蠻煙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溥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
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玁狁雪

前代之遺恨解斯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
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
聖謨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鵰題鴂舌之民咸
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
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御臣等曾無汗血之勞
獲申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
克清大憝獻俘而告
廟社仰答神靈盛臨以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

之治化未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輔等班師至京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交趾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揮使司於交州府置府十七州五領各州縣衛十千戶所二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於是輿圖復漢唐職方之舊矣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祺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賜之　六年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

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陳氏建曰夏忠靖謂賞費有限陞費無窮此謀

國名言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
祖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以後則有大不然矣王驥
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
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
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
祖宗良法夫豈冗濫至此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有國者尚念之哉
交趾黎賊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
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

與化州偽官鄧悉阮宴等聚衆謀作亂悉等推定為主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昱等皆死之於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進迫交州府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七年八月張輔兵

至交趾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筭生擒賊黨偽監門衛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獲之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于乂安未獲　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　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為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刼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輔為交人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阮師檜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蘂兵於福安斬之　十一年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

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兵順州賊阮師檜等屯愛子江設象伏以候官軍輔偵知之以飛砲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筭季擴走追擒之于老撾餘黨悉降交阯復平　十二年張輔檻送所獲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師檜等赴京師誅之　十三年前交阯叅議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縉吉水人天性英

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
鄉試第一連登洪武十一年進士
上親選拔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
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
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
陳無所諱忌
上勅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
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疏歷抵

其奸狀

上慮縉必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文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會

太祖賓天縉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為河州衛吏

上即位擢為翰林待詔命侍左右縉英傑敢言

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以中書舍人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溍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預聞尋復陞縉為學士後

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且

上所最愛耳金忠以為不可

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指

宣廟也乃冊立世子（御名御諱）為太子高煦為漢王及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時
上甚不喜太子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
上遂怒謂離間骨肉爲與怨縉言於
上曰易儲事藩邸舊臣無泄者惟解縉泄之耳
上怒遂出縉廣西叅議尋改交趾後縉入京奏事適
上北征縉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漢王言縉瞰

上遠出私覲儲君此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越廣東娱
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
偁俱下獄縉及王偁之在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
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楊宗宗人府經歷高
得暘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
修宋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
偁得暘汝玉紘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縉

文學書禮冠絶一時其為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必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於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赦還　十四年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十五年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鎮交州而遣中官馬騏監軍共守騏貪黷誅求郡縣激變盜賊所在蜂起　十六年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及允偽金

吾衛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偽相國段莽為偽都督聚衆刼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彬遣兵討之不克右叅政士人莫遂戰死

陳氏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趾自茲杌揑矣愚謂當時交趾既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方為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仍命沐英守之英殁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

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孰有踰於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英國久鎮於兹焉餘威震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爲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柰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霑

聖化也可勝惜哉

十八年交趾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直定賛皇人由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擢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出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驍勇習戰毎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發遣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寡賊衆貴力

戰而死保為政薦怨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

巡按御史黄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来尤在得
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
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
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
者不諳法律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
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薦
汙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上勑李彬勦寇黎利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

民何時得安宜盡心 畫方畧早殄此賊 十九年
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
老撾輙遣頭目覧著郎阻我兵勿入境云郎發兵
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
上曰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出關詰之
按別誌載黃安南寧府人由舉人永樂間授常
州府同知陞交趾宣化府知府赴部考績爲交
趾長吏第一尋陞湖廣叅政黎氏復叛安督餉
至長沙而卒觀此則當時死事交趾者不特侯

保等之陣亡而已也意

是年　詔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書李慶慶不能平言於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於是皆陞為知州而處之遠方州　二十二年

上親征北虜還不豫次榆木川崩壽年六十

仁宗即位詔禁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初訃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深言良是但行急新製
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

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

議何由興

皇太子至雕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

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
部尚書吳中于獄二人諫止北伐繫內官監四年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哭令出視事且問以時政原吉
言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都南京以省供億繼請
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
事從之又先是漢王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以
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
成祖在北京懇辭還南京高煦所為多不法
成祖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

趾為吏高煦犹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内外刼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

成祖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

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成祖默然後數日
成祖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
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
成祖大怒召至面語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懇為救解乃免
成祖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令削兩護衛
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
發而夕擒之㕥
皇太子監國

成祖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譏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

成祖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賛善樂潛司訓周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　洪熙元

年命兵部右侍郎戴綸出鎮交趾時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藺從善王讓為翰林侍讀惟中允林長懋出為欝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初

成祖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

成祖意故最為

太孫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舊事順旨被寵亦幾長
懋綸皆生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覩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
上怒重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
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大僕卿希文合族百餘
口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
中為司禮大監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
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兼掌布按二司
事福治交趾視民如子狥其所好袪其所惡勞輯

訓飭躬勤不倦毎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巨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中朝士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温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恬悍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

章宗照其姦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

泰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

不忍别

陳氏建曰是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交士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旣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兹益𨼆𨿽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撰勑命騏復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

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有此言卿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
民平交趾自此人歸如解倒懸又可遣耶此人近
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荅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陳氏建曰馬騏傳旨使非本院覆奏則爲失不
細矣是時
仁廟剛明總攬乾剛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況其他
乎由此觀之中官之惡抑之猶恐其肆況從而
寵之縱之耶宜乎正統而後振直廣瑾輩之爲

悪無有紀極也愚謂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

庶杜奸萌

宣德元年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賚勅赦黎利之罪命為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通帥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陳洽又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巳至

朮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披創甚遁懼師却洽遂遇害事聞贈以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為給事中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死之忠邢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畧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中

虜面流血盈腹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
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將腹中懷
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
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遂
西風散頼助天戈殄叛夷
命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
李慶叅賛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
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等將七萬人

以往且勑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黎利進逼交州城王通禦之連戰斬賊將黎豸黎善賊衆奔潰諸將請乘勢過江擊之賊必成擒通不從猶豫三日不出兵賊覘知通怯復集餘衆四出進逼交州圍城通歛兵閉門不出利致書於通請和求進貢方物謝罪通遣人伴賊使入京柳升師至隘留關利復具書詣軍門請罷兵息民且言求得陳氏之後曰暠者實安南王頥三世嫡孫按安南陳氏無名頥者竄

身老撾二十年矣乞循
太宗皇帝繼絶之初意賜立陳氏後主其國則一方
幸甚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柵隘關南
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鎻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有
矜色升雖勇不好謀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恭
賛軍事兵部尚書李慶皆病幕府官史安陳鏞言
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
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勅
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

公宜速入言之時慶扶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陷泥淖中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右叅將都督崔聚歛兵入營是日梁銘卒明日李慶亦卒文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無降者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是日亦皆遇害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聚宿將也工部尚書黃福

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
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也
上從之命福與楙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
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毋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
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
害其酋長餽以餱粮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
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黎利寇陷諒江府
知府劉子輔死之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
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惇朴不事表暴撫

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他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鬭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上聞贈子輔叅政賜祭服其家

陳氏建曰是時交趾二十餘州郡文武官吏死於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計如何忠劉子輔

諸人名氏節槩僅僅見之餘多湮沒無聞焉惜
哉
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
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通乃大集文
武將士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為盟結約通大宴
利贈以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為賂通不請
命託以便宜率布政使弋謙以下班師還朝先是
沐晟受命佩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與升同討賊師
至水尾縣賊水陸拒守晟督兵造舟屯於高嵛分

道而進時

朝廷已得利前與柳升書利所進表亦至京師

宣宗皇帝召大臣議之英國公張輔曰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蹇義夏原吉亦曰舉地與利無名徒示弱於天下問楊士奇楊榮榮曰求樂至今勞者未悉困者未蘇不若從其請可轉禍為福也發兵之說必不可從士奇曰

太宗初心求立陳後求之而不得乃郡縣其地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盛德事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
史為榮何謂示弱願
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皇考追憾此事吾聞之屢矣明日出暠表諭群
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
安人言何恤哉遂命禮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
通政黄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賫詔往諭陳氏
嫡孫暠侯官屬耆老數實來聞即遣使冊封命沐

晟罷兵還鎮總兵官以下各散新置大小衙門各罷先是交趾新民不願從賊至有合城拒守而死無一人降者有挈家浮海來居中國者有竄名戎伍隨至中國者王通至京師文武群臣劾奏通及弋謙馬騏等違命擅與賊和棄地班師之罪命法司等官會鞫悉下錦衣獄藉其家免死除名

按交趾之復陷為夷也如唐河北再失乃由於宰相失謀所致而豈黎利之善用兵乎使當時留張英公鎮守其地不使馬騏監軍雖反側無

患不召黃加錫還朝遣張英公討黎利賊旦夕
可平者二楊皆幃幄重臣曾無一言以告使事
機再失乃徒勸朝廷棄地與賊不及蹇夏之見
遠矣迨夫正統麓川之役豈若討黎利而平交
趾之為善乃不聞阻其出兵何也又馬騏所犯
當依激變之律其罪浮於王通在洪熈中還朝
時不正法伏誅以謝交人漏網可恨後詐傳
上旨往採交趾金銀則其誣上行私雖振直劉瑾何
加焉使非遇

仁廟之剛明未必不再遂其奸也噫
陳氏建曰交趾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為
説意固美矣然是時交趾設置文武諸司大小
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交趾一棄
數萬人皆為南荒之鬼不亦悲乎吾邑羅公亨
信以給事中註誤謫使交趾九載洪熙初用洗
馬張瑛薦始得召還為御史既還而變作後亨
信歷官都御史有功於邉為時名臣使非張瑛
之薦難乎免矣

按別誌載永樂中有幼孫戲毆祖毋者論當示刑部主事李厚鞫之曰童穉無知豈有惡意坐之重辟枉矣疏請寬其罪不听繼之以泣

太宗親訊之以物試童東西顛如意旨

上怒曰童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安南掾厚在安南者凡三年

上忽感悟召為吏部主事行五日而安南叛亂華人之流寓者皆死焉論者謂厚之免好生之報也

然宣德初詔榮昌伯智有云利賊包藏禍心已

非一日始若易取誤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八年終不聽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督等其急進兵務協和成功来春不捷論罪則

宣宗之決意滅賊可知矣後惑于二楊之說棄地與賊竟不思仕于其地者亦當有處之也使當時計慮深長或命張輔再以重兵臨其疆上相機而動可取則進剿不可取則許赦仍詔其將交趾命官無大無小盡送還朝方宥其罪則賊既喜得封必肯從令而我華冠裳豈遂淪沒于炎

癃也耶

羅汝敬等至交州黎利已先弑暠詐言暠遇疾卒設女樂宴飲汝敬怒盡碎其器叱曰國嗣亡而用吉禮何也　四年二月汝敬等還利遣人貢方物三月遣通政徐琦末達行人張聰勑諭利三月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飾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孫暠已卒子孫並絕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末為藩臣奉職貢六年五月利上表謝罪獻代身金人六月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

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敞等還利遣人貢

謝　八年又貢

劉執齋贈安南貢使詩曰萬國提封總帝家安
南誰道隔天涯金函舊錫周王履玉節頻浮漢
客槎山盡鯨波知雨露星回鰲極記年華諸君
奉使承優渥驛路馳驅莫憚賒

利在國僭號稱制仍偽建東西二都（當殺陷雲南所轄寧遠州於并驩）分其國為十三道乃置百官設學校每道設
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倣中國十三都布按三司

司也曰山南曰京北曰山西曰海洋曰安邦曰大
原曰明光曰諒山曰清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
欲示其土地之遼濶每司實不及中國一大郡學
校之士皆名為生徒循元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
用七言律。 利尋死九年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
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擅相讐殺蔑
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
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
上勅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暠從人望朕志在息

民遂詔罷兵徐議立暠利遷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為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為天所殛爾戒飭邉兵嚴謹守備勿忽世寧

公廷可善撫之

按自是之後中國人多潛入交南至有受偽銜史者教之窺伺雲南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盍阮世寧等可来則我華人亦可去此逃人之不可留以自開其釁如此也

交趾遣人以國喪告乃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利利僭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死偽呼大祖利子龍偽名麟請封仍命權安南國王事　景泰庚午命行人邊永頒詔安南其君臣至館迎謁欲拜階上永正色責之曰安南名禮義之邦今何如此傲慢衆瞿然起拜階下永河間任丘人天順乙丑進士　正統七年詔封黎麟真為安南國王賜塗金銀印命禮部侍郎章敞行人侯璡往行禮至其境闕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僂璡叱之曰此中國家狗竇也于士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

臨豈可由此度逕者驚惧為徹關乃度交人承命禮不敢肆璡歸贐儀毫髮無受交人益賢之璡山西懌州人永樂癸卯鄉試第一登進士黎麟死自是皆有二名的名以事神祇偽名以事中國蓋其酋習於欺誕自宋陳威晃偽名光昺巳然不獨今也龍借號九年改元者二紹平大寶偽呼大宗子基隆偽名濬紹封　天順元年奏乞賜袞冕如朝鮮國王例不許　三年庶兄宜民弑之自立國人誅之基隆借號十七年改元者二大利延寧偽謚仁宗宜民偽名琮封諒山王僭號僅九閱月誅改元天興降稱厲德侯基隆弟思誠偽名灝紹封弘治元年翰林侍講劉戩江西安福人進士及第持節位詔往諭

思誠時方加兵占城緬甸思誠頗絏驁戢承命郎
從两僕道南寧疾抵其境交人皆驚尤途候館謁
視昔倍恭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遂行餽遺豊腆
一無所顧遣陪臣道國王意追送於途期必致之
戢復以書并寫初入關詩示之始去後交人表謝
有廷臣清白之語及爲建郤金亭於思明道中後
復遣行人董紘頒詔其國
李東陽送紘詩曰紫泥新詔出彤宮帝遣南乘
使者驄四面樓船通海氣九霄旌節下天風仙

貢萬葉占堯曆化日重暉仰舜瞳聞道奉揚恩澤遍遠人無地不呼嵩

十年思誠死（思誠龍第四子也僭號三十八年改元者二光順洪德偽呼聖宗）子鏳偽名暉紹封其臣黎彥俊充貢使欲由龍州入南寧憑祥知州李廣寧以國初設鎮南關在其境爭之聞於朝詔如舊　十七年鏳死（僭號七年改元景統偽呼憲宗）長子濬立（改元泰貞）僭號未及紀年而死（偽呼肅宗）弟叓名誼紹封寵任母黨阮种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親鴆殺祖母國人詛怨种奪上權擅命漸不可制

成化十二年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后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旣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巡撫其地恕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實石于官械其黨至

京師誅之恕上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没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絶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十六年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
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
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時中官汪直專寵用事

上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具
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陳氏建曰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
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搆怨於女直北挑寡
於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交南之
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
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弘治八年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

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
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
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
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
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
上乃止
武宗即位
詔遣修撰倫文叙頒正朔於交阯

按文叙弘治己未狀元也是歲主試學士李東陽程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為問人罕知者江陰徐經與南畿解元唐寅舉答無遺矜誇喜躍與議沸騰買科給事中華昶劾之敏政自言夙搆試目疑為家人竊賣凡知策問者俱黜落揭曉後同考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可疑六事詔獄廷鞫經稱嘗以雙綺饋敏政出入門下夙搆試目寔從家人得之故與寅陳說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為民杲與廷玉皆外謫而

文敘首擢焉　李東陽贈倫文敘詩曰藩邦地重極炎洲詔使名高出狀頭一代風雲龍虎會百年郊藪鳳麟遊殊方盡處聞天語舊屋歸時記海籌採得民風兼國俗玉堂青史待刪修

种逼誼自殺僭號四年改元端慶降稱厲愍王种偽尊為威穆帝立阮伯勝种弟也國臣黎廣等討誅之立思誠孫鎣偽名晭六年遣編修湛若水往封之思誠第五子鏌偽名瑂生子鎣誼被弒無子國人立鎣改元洪順偽尊其父鏌為德宗十年鎣遣阮仲逵入貢

東陽贈若水詩曰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安南

舊有名文字不隨言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

家兩被周封命六載三回漢使旌天上玉堂非

遂別故鄉重憫倚門情

瑩既立恣行不道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暠與

子昺作亂弑瑩僭號八年降稱靈隱王後偽呼襄翼帝自立僭號

仍稱大虞詭為陳氏之後都力士莫登庸叛降暠改元天應

尋復與黎氏太臣阮弘裕起兵攻之暠敗走獲其

子昺及其黨陳遂等誅之暠與昺奔諒山據長慶

大原清都三府登庸與大臣共立瑩子椅偽名譓

謀請封因國亂不果行椅以登庸有興復功偽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登庸既掌兵柄乃潛蓄異志十三年黎氏臣鄭綏以椅擁虛位登庸不臣乃立黎氏族子酉榜攻其都城椅出奔登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捕酉榜殺之椅歸國登庸自為大傅仁國公十六年登庸率兵攻陳暠暠敗走死登庸乃納椅毋為妻